



庚子话鼠

□寒山

前一阵，朋友在微信上问我：“师为尊，可谓老师。鼠何德何能，敢以‘老’字谓？”我即刻回他，“因为一鼠二牛，在十二生肖中人家可是老大。”他又问，“鼠为生肖之首又是何由？”我一时不能答他，便回去翻阅相关典籍。清代《广阳杂记》有述，“天开于子，不耗则其气不开。鼠，耗虫也。于是夜尚未央，正鼠得令之候，故子属鼠。”传说混沌初始，鼠挖隧道才使气流贯通得成天地，万物才有生机。因“鼠咬天开”之功，得封生肖之首，即“一日时辰子为首，十二生肖鼠占头”。

在生肖中，鼠的口碑最差，想来这个老大当得也是艰难。凡与鼠相关的，不管是成语、俗语还是歇后语，几乎全是贬义。鼠目寸光、贼眉鼠眼、抱头鼠窜、鼠心狼肺、鼠肝虫臂、獐头鼠目、蛇头鼠眼、无名鼠辈、蛇鼠一窝等，还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、猫哭耗子——假慈悲、老鼠上秤锤——自不量力等。记得上学时，一位老师爱将差生喻作老鼠屎，常言“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”，后来每每看到“鼠屎污羹”这个成语，总想起那位老师。

鼠在诗词中也混得很差。《诗经》中写鼠的有两篇。《邶风·相鼠》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”，严斥了那些为人无礼者。《魏风·硕鼠》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”，直描鼠之贪婪本性，暗刺魏国国君重敛无度。鼠常出没于下水道、厨房、杂物堆等处，破庙旧屋更是乐土。贞观二十一年，杜甫过玉华宫，看到旧宫凄景，无限伤情，作“溪回松风长，苍鼠窜古瓦”。鼠又名耗子，由来已久。五代时战争频繁，统治者变本加厉搜刮百姓。据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载，赋税除正项外，还有附加税，附加税之外还有附加，名为“雀鼠耗”。百姓苦不堪言，把怨气都发泄到老鼠身上，骂其为“耗子”。

幼时在乡下，鼠是家中常客。夜半时分，室内常闻老鼠的啃噬声。它们不干好事，偷吃粮食、咬坏桌椅、衣物和其他。听母亲说，她小时老鼠更猖獗，和她同龄的一个男孩就被老鼠咬掉了鼻子。因这

事，他得外号“老鼠啃”。那人我见过，五官缺鼻，看起来很怪，家穷未娶，脑子又不灵，也无正当营生，几乎沦为乞丐，如今算来也近花甲，不知近况如何，行文至此，心中难免升起几分对他的担忧。

有人憎鼠，把它列为“四害”之一。也有人慕鼠，魏晋陆机就曾作《诗》，“老蚕晚绩缩，老女晚嫁辱。曾不如老鼠，翻飞成蝙蝠。”直言对老鼠的羡慕之情。白居易游宦京都二十春，贫中无处安身，亦发出“常羡蜗牛犹有舍，不如硕鼠解藏身”的感慨。在其他作品里，老鼠也有正面形象。七侠五义中的“五鼠”，钻天鼠卢方、彻地鼠韩彰、穿天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锦毛鼠白玉堂，个个武艺高强，义薄云天，在江湖中都是大咖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阿纤就是一只老鼠，幻化成人，与三郎结婚，她性情温和，勤俭持家，“昼夜绩织无停晷”，历尽磨难，和三郎终成眷属，过上幸福生活。

上段已述“曾不如老鼠，翻飞成蝙蝠”，传说蝙蝠是老鼠所变。白居易在《洞中蝙蝠》中也写到“千年鼠化白蝙蝠，黑洞深藏避罗网”。幼时夏天雨后常见蝙蝠，或低垂飞翔如飞鼠，或倒挂屋檐似幽灵，冷不丁吓人一跳。虽经考二者并无关系，是两个不同物种，但它们长得像，声音也像，难免让人误会。李商隐在“夜半三更三点”失眠，躺在床上听见“斗鼠上堂蝙蝠出，玉琴时动倚窗弦”。辛弃疾独宿博山王氏庵，半夜也是“绕床饥鼠，蝙蝠翻灯舞”，住宿环境如此恶劣，能睡着才怪。

老鼠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，生命力旺盛且繁殖快，适应性强，几乎什么都吃，什么地方都能住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载：“阴阳合德，气钟于子，化生万物者也。”在古代子鼠便是生命繁衍的象征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春节民间有张贴“老鼠娶亲”“老鼠吃葡萄”年画的传统，新婚或婚后多年未育的夫妇必贴，企盼多子多孙，图个吉利。

老鼠机敏可爱，有首耳熟能详的童谣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。喵喵喵，猫来了，叽里咕噜滚下来！”偷油吃的小老鼠多可爱啊！还有米老鼠，圆滚滚的大脑袋和大耳朵，随和乐观，充满奇思妙想，哪个小朋友不喜欢它啊！我们现在用的鼠标，也是老鼠的形象，据说港台直接叫“滑鼠”，倒更形象。此外，风靡大街小巷的《老鼠爱大米》“我爱你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。”老鼠竟和爱情扯上关系了。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医学界，老鼠为人类提供了无数实验数据，为医学的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单就这一点，在2020庚子鼠年，我们就原谅它们的不好，争取和平共处，一起过好年。



从春联中寻找年味

□陈婧

“廿八，贴花花。”每年腊月廿八都要贴春联，这是家喻户晓的年俗。最近几年，很多人觉得年味变淡了，加上禁放烟花爆竹，过年的气氛也没之前那么隆重了。“过年需要点仪式感”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，其实，贴春联也是过年的仪式之一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耳熟能详的《元日》，把古时人们过年的欢乐场景描述得淋漓尽致。可以说，贴春联的民俗活动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。小时候，每逢过年，父母都会带着我贴春联。那时我个头不高，所以就在门前看父母贴。在贴的过程中，他们会为我讲解一些关于春联的知识，比如怎样区分上联下联、正“福”和倒“福”的讲究、门神的知识等，而我也会帮忙看看张贴的位置合不合适。跟父母一起贴春联让我觉得有趣而有意义。有一次过年，



□龚新杰

大人盼种田，小孩盼过年。童年，我们对过年有强烈的期待，这种期待在进入腊月后就已潜滋暗长了。喝了腊八粥，年味越来越浓，惹得那颗骚动的心完全不能放在学习上。好不容易盼到学期结束，领了通知书回来，成绩好坏很快被年味融化了，我们一个劲儿地疯玩：打四角，弹弹子儿，打陀螺，都是喜欢的游戏。

过了廿三，家家户户便开始为过年做准备。首先是置办年货。那时家里穷，但少不了要买几挂鞭炮，大肉也要割不少。有钱人家还要买各色糖果、瓜子、花生和水果。为此，今天去集市，明天上县城，乐此不疲。其次还得蒸蒸馍，花卷、包子、馒头等。我那时负责烧火。为早点出去玩，便问母亲还得蒸几锅，或者是不是蒸了这锅便没了，这便犯了忌讳，免不得要受几句训斥。

除夕到了，过年的高潮来了。上午贴门画春联，秦琼和敬德威武的画像使满院生辉，年味更浓了。下午三四点，鞭炮声便此起彼伏，一直响到深夜。饺子出锅了，父亲盛了第一碗，庄重地端着站在院子里，祈求老天爷来年风调雨顺。我吃了饺子，便和小伙伴相约去拾鞭炮，把兜里装得满满的。有时误捡了还燃着的鞭炮，在手里炸一下，顿时手便麻木了，现在想想还是挺危险的。捡来的鞭炮有引线的就放了，没有的便把火药剥出来“吡大花”。有几个小伙伴热衷于自己裹炮，书没有念完便卷成了炮筒子，少不了被家长一顿胖揍。

大年初一早晨，免不了被鞭炮声叫醒。穿上母亲辛苦一冬做的新衣服、纳的新布鞋，觉得格外神气。早饭除了水饺还有蒜菜：豆腐、肉片、白菜、菠菜，胡萝卜等，

见母亲用面汤代替胶水涂在春联背后，我产生了疑问：为什么面汤也可以用来贴春联？她说：“之前在老家，都是拿面汤来贴春联的。”之后每次贴春联我都会想起这段趣事，跟父母提起来，一家人一起笑，别提多开心了。

不久后，我上了小学，进兴趣班学起了书法，每年家里贴的都是我写的春联。将红纸裁剪成合适大小，叠好格子后铺在毛毡上，拿镇纸压好，旁边摆上调好的墨，墨里加一点金粉；用毛笔蘸墨，在红纸上笔走龙蛇、挥毫泼墨。“迎春迎喜迎富贵，纳财纳福纳平安”。不一会儿，一副春联作品就一气呵成。家门口贴着自己写的春联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蛮自豪的一件事。当然，我也会多写七八副春联，在回老家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，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大家热热闹闹，才有年味。

后来，我因为学业繁忙，很少写书法了，家门前的春联也换成了印刷版。即使是这样，每年的腊月廿八，家里还是会贴春联，毕竟在我们心里，春联意味着对未来一年美好的祝福。贴上了春联，才更像要过年的样子。而个子长高的我也开始承担起每年贴春联的任务，像之前父母贴春联那样，站在凳子上，对齐上下联的高度，再居中贴横批和“福”字。这种过年专属的仪式感，在文化记忆中与众不同。

春节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，永是我们的精神原乡。也许很多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淡化，但年的仪式感会一直延续下去，成为华夏子孙长久的集体记忆。

儿时的年

满满一大盘，在锅里蒸过了，浇上用香油、醋、盐调制的蒜汁，吃起来很爽口。老人说孩子吃了蒜菜便会算账了，人也变得聪明，父亲便鼓励我多吃。如今我觉得自己算账并不快，也不聪明，或许就是当年吃蒜菜较少的缘故。白天我们或在大街上放炮，或聚在一块玩别的游戏，真是逍遥自在。

从初二开始，之后几天便是走亲戚的时间。姥姥家是必去的。到了姥姥家，我便和表兄表弟们凑在一起走街串巷地玩，直到中午饭快做好时才回去。大人们便忙着给孩子发压岁钱，一般都是五角一块钱，两块钱的都很少。走一趟姥姥家，往往能得到十块左右的压岁钱，装在口袋里觉得自己很富有，大款似的。但这些钱在口袋里还没捂热，便被母亲软硬兼施给要了去。之后再去找别的亲戚家，比如姑姑、舅爷家，意外得到一点压岁钱，便不敢让母亲知道了。这些钱我悄悄地存在小金库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寒假一般在正月初十前后结束。疯玩几天后头脑冷静了些，不得不面对寒假作业。敷衍着完成的，少不了开学被老师训斥一通。写不完的，可能会遭到老师家长多方制裁。

记忆是美好的。批改学生写的关于春节的作文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，因此写下这篇文章。

